新片《信条》正式上映，烧脑程度超过以往

诺兰又来挑战观众智商了

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实习生 卫弥萱

“《TENET》不应该翻译成‘信条’，应该音译成‘天呐天’！”9月4日，诺兰新作《信条》正式登陆内地院线，号称“诺兰最烧脑电影”的《信条》果然不负众望，不少影迷一刷之后大呼“看不懂”，更有网友“绝望”地在豆瓣留下以上评论。

《信条》延续了诺兰的一贯风格：用精巧的概念包装简单的故事。这是一个拯救世界的故事：约翰·大卫·华盛顿饰演的男主人公是一名特工，服务于一个名叫“信条”的高度机密组织。他的任务是阻止俄罗斯大亨安德烈·萨特（肯尼思·布拉纳饰）的疯狂行径，避免世界毁灭。无论是毁灭世界和拯救世界，用的都是同样的武器——时间逆转。

《信条》的观众评论两极分化。有观众表示这是“绝对的杰作”“诺兰最有野心的作品”。也有观众表示“看不懂，是一部想剧透也无从下手的片子”。该片烂番茄新鲜度开分82%，目前下降至74%；豆瓣开分8.4分，目前下降至8.2分。时间逆转这个概念就像是一记重重的“学霸之锤”，把不少观众敲得头昏脑胀。

《信条》剧照

观影门槛不低，做好二刷准备

尽管有《盗梦空间》和《星际穿越》两部经典旧作的重映预热，让影迷复习了“学霸”诺兰过往的战绩，但《信条》的烧脑程度仍然超乎许多人意料。《盗梦空间》围绕潜意识和多层梦境展开，《星际穿越》讲的是虫洞和黑洞，《信条》则用了一个更加冷门的物理学知识——熵，来建构电影的核心概念“时间逆转”。

简单来说，熵代表着一个系统的混乱程度。理论上说，每个物理定律都是对称的，能够沿着时间前行和后退，但熵却是单向的：正常情况下，世界是一个从有序走向无序的单向过程，也就是“熵增”。但在《信条》里，未来的人类通过某种黑科技达成了“熵减”状态，从而实现“时间逆转”。诺兰解释：“理论是，若你能够反转某个物体的熵流，就可以逆转其时间流。因此本片故事以可靠的物理学为基础。我专程邀请了（物理学家）基普·索恩读了剧本，他帮我从中理解了一些概念。”

对普通观众而言，要顺利接受片中的“时间逆转”，得跨过不少关卡：首先要大致理解“熵增”“熵减”这两个基础概念；其次还要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势——过往的时空题材电影里，大多使用“时空穿越”概念：角色通过某种机器，“咻”地回到过去某个时间点。但《信条》的展现则更接近于“时间倒流”：角色可以在“熵增”和“熵减”之间来回切换，当处于“熵减”的时候，世界就会呈现“回放”的状态。

《信条》给观众带来一个几乎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。在创新的时间概念之上，《信条》创造出多层次的冲击。一方面是视觉上的冲击：诺兰将“熵增”“熵减”的状态具象化，比如在“熵减”的时候，人倒着走、车倒着开、鸟倒着飞、大楼从坍塌到完整、子弹从射出到收回、轿车从翻侧到正常行驶……另一方面是叙事上的冲击：电影是非线性的回文叙事，就像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莫比乌斯环，情节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相互呼应。

人物塑造薄弱，难以引发共鸣

《信条》的叙事结构决定了这会是一部“延迟满足”的电影：观众跟主角一样，在电影过半的时候才逐渐搞明白什么是“时间逆转”。有不少观众反映看前半部分的时候云里雾里，甚至有人说：“看了一个半小时，还是不懂电影要说什么。”

除了核心概念有点晦涩之外，《信条》对情感戏的潦草处理也是让观众难以入戏的原因之一。过往的诺兰作品，无论概念多么“高精尖”，其落点总是与感情相关：《星际穿越》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主角库珀与他女儿之间的感情；《盗梦空间》里，男主角柯布的一切行为动因是出于对子女的思念。

《信条》被不少评论认为是诺兰作品中情感戏最弱的一部。由于“时间逆转”这个概念太过庞大，电影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去展现。尽管如今影片长达150分钟，仍然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人物感情的刻画。无论是男主角、搭档尼尔、女主角凯特，还是反派大佬安德烈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处理都颇为刻板，难以让人产生共鸣。

此外，诺兰在《信条》里似乎刻意避免“人物塑造”这件事：看完全片就会发现，男主角甚至连名字都没有！在9月3日首映礼映后连线采访中，诺兰回应了男主角没有名字的设计：“我希望深化悬疑电影的传统，这些电影里，男主角通常都非常神秘。而且我希望观众可以抱着一个‘现在时’的视角看电影，着眼于男主角的当下而非过去，从而能够更紧密地进入电影。”

《信条》海报

诺兰（右）给演员说戏

外媒评价

《Variety》：这是一部宏大而美丽、非常让人享受的电影。对许久未进入过电影院的观众而言，这是一次强大的“逃避现实”观影体验，而且还是IMAX等级的。

《Entertainment Weekly》：《信条》既带领我们进入诺兰扭转时空的奇异世界，又让我们在影片结束时收获一份头疼。

《Rolling Stone》：诺兰这部纯粹而迷人的电影，为观众带来了一个令人晕眩而疯狂的旅程。

《好莱坞报道者》：总体来说，这是一部烧脑的电影，易于欣赏，尤其在于它足够大胆和独特，但它缺乏某种人性的表达，很难让人爱上。

主创答疑

在9月3日的中国首映礼上，导演诺兰、男主角约翰·大卫·华盛顿、女主角伊丽莎白·德比茨基、制片人艾玛·托马斯与现场观众进行连线，并解答了不少关于电影的问题。

问题一：如何理解男主角和女主角凯特之间的关系？

伊丽莎白·德比茨基：我认为他们不是传统的浪漫关系，但他们的确对对方很感兴趣。凯特在第一次遇见男主角的时候就知道，他是一个活在她的舒适圈之外的人。后来两人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，而凯特在结局中颇受争议的做法，其实也侧面验证了她有多信任男主角。

问题二：演员们都为这部电影签署了保密协议。在电影上映前，会有忍不住剧透的冲动吗？

伊丽莎白·德比茨基：没有，我们都是训练有素的人。实际上，“秘密”在这个时代已经很稀有了，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到剧情。但是，诺兰的作品没那么简单，要一层层撕开才能看懂，这是他给这个时代的礼物。

问题三：对制片人而言，控制诺兰电影的预算有多难？

艾玛·托马斯：无论做什么片子，控制预算总是最难的。实际上，制作团队愿意花所有代价，让画面看起来越真实越好。电影里有一幕飞机撞向建筑物的场面，用电脑特效制作其实是最偷懒的方法，但我们算了一下，用真飞机来拍摄反而更省钱，于是我们就找了一架波音747，拍摄这个飞机撞击的场面。

现代人把宋瓷当宝贝，然而——

宋朝人并不喜爱瓷器

□李开周

清末民初，广州有个收藏家许守白，喜欢收藏瓷器，尤其喜欢收藏宋瓷。他说，中国制造以瓷器为第一，历代瓷器又以宋瓷为第一。

老许说得没错，宋代制瓷工艺确实很发达，宋瓷在古玩市场上确实很受推崇。可是如果您回到宋朝请客吃饭，如果您想在宋朝客人面前摆阔，餐桌上可千万不要出现瓷器，哪怕是再精美的瓷器，哪怕是地地道道的宋瓷，也不要摆到餐桌上去。

我的意思是说，虽然近现代人把宋瓷当宝贝，可是宋朝人却不把宋瓷看在眼里。事实上宋朝人不把任何一朝的瓷器看在眼里。宋朝人也玩收藏，他们收藏字画，收藏古玉，收藏钟鼎，收藏青铜器，就是不收藏瓷器。在他们心目中，不管哪个朝代的瓷器，都只是一种生活用品，而且是相当廉价的生活用品。

想知道瓷器在宋朝有多么廉价，看看出土的宋瓷就知道了。河北出土过宋朝的白釉刻花莲瓣碗，碗底刻着售价“叁拾文足陌”；福建出土过宋朝的褐釉瓷瓜楞盖碗，盖底也刻着售价“叁拾文”。这两样瓷器拿去拍卖，都是上亿元的价钱，在宋朝只卖三十文罢了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秋天，三十文只能在京城开封买一斗小麦。

可能正是因为瓷器便宜，所以宋朝的贵族和有钱人对瓷器并不喜爱。不过也可能正是因为贵族和有钱人对瓷器并不喜爱，所以瓷器在宋朝才特别便宜。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吧，瓷杯、瓷碗、瓷碟、瓷盘这些最常见的瓷质餐具在宋朝宫廷里并不常见，在宋朝的大饭店里也不受待见。《东京梦华录》罗列北宋宫廷餐具，只提各种各样的金银器，最次的就是红漆木盘，瓷器一个都没有。

《夷坚志》描绘南宋小康之家招待宾客所用的酒具：“手捧漆盘，盘中盛果馔，别用一银杯贮酒。”坚决不用瓷器。开封府州桥下有一个王家酒楼，招待顾客分三六九等，最上等用金盘盛菜，其次用银盘盛菜，再次用木盘盛菜，最差才用白瓷盘。

既然贵族和有钱人都瞧不起瓷器，那宋朝制造的瓷器都卖给谁去呢？一是卖给买不起金银器和漆器的穷人，二是出口给没见过世面的外国人。穷人很多，外国人也很多，所以几大名窑仍然是生意兴隆，招财进宝。

见笑

□瘦茶

有一回隐约听到人家背后议论我的小文章，说所写的东西还是那么的使性负气和不识时务，可见这个人还不成熟。“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谁人背后无人说”，说人和人说，皆无不可，只看说得中不中。何况像我这样平日写写小文章，不免要议论古人今人，这不也就是在背后说人吗？

一把年纪的人，还被人家说不成熟，有点难为情。一把年纪的人，若还经不起人家说，怕更难为情。但人家这回的议论恐怕还是误会了，我怎么会还没有成熟，是我成熟了就是这个样子，见笑，见笑。

树之“美”与“丑”

□夏生荷

如若你留个心，就会发现城市里很少有“丑树”，不论是小区的绿化树，还是道路两旁的行道树，抑或是公园里的景观树。城市里的树，或笔直挺拔，或秀气端庄，或摇曳生姿，总之都是美的、漂亮的，丑树是进不了城的。

丑树大多只能待在城外，比如，水桦树、槐树、楝树、臭椿树……它们也俗称为“乡土树”。之所以称它们为“丑树”，一是长相不佳，或丑枝粗叶，或七弯八拐；二是用处不大，出材率低，与“栋梁”相去甚远，大多只能当柴火烧。

生于乡下的我，儿时见到过太多这样的“丑树”，村头村尾，屋前房后，到处都是。村口塘埂上的几棵上了年纪的水桦树，虽然枝叶繁茂，但矮且分叉多，树干又不直，有一种东倒西歪的感觉，形态上是“丑树”，村民最喜欢将牛拴于其下。

水桦树临水而生，槐树、楝树和臭椿树则在村子里随处生长，但这几种树同样是“丑树”：主干弯曲细弱，旁枝乱生，树皮发黑、纹裂多多。然而，就是这些“丑树”，让村子绿树成荫，生意盎然。每年的四五月份，主妇们便会带着孩童，打椿芽，摘槐花，用椿芽炒鸡蛋，用槐花做槐花饼和酿槐花蜜，吃出乡村舌尖上的鲜美。

冬去春来，这些“丑树”一直默默伴随着我长大，直至我离开村庄。之后，我每次回家，都依然能看到它们，“丑树”成为故乡的一道不变的风景和最具特征的辨识物，只要看到它们，游子们就知道到家了，亲切感油然而生。

但最近几年，我突然发现村里的“丑树”越来越少了。先是塘埂上的一棵棵水桦树不见了，接着是村中槐树、臭椿林不见了……代替它们的是一棵棵挺拔的杨树、桦树，秀美的杉树、梧桐，以及其他我都不认识的新品种，周围村庄也多是如此。

我追问其原因，年轻的村长告诉我，现在村里的水泥路通了，矮小破旧的老房子都拆了，那些“丑不拉几”的树，看着不舒服，又没啥大用处，只能一砍而尽，否则会影响村容村貌，“改栽既好看又有经济价值的树，才能和村里的新面貌相配嘛！”

我又想起村前的一个个山头上，以前长有各种长相不俊的杂树，但被人承包后，杂树统统被砍掉，然后种上具有经济价值的景观树。据说，这些树长大后会被卖到城市里，能给承包人带去一笔可观的收入。

上周，我遇见了一位从农学院毕业回乡创业的大学生阿华。六年多来，阿华一直在乡下从事对乡土树的改良工作。他告诉我，自己通过杂交技术，能让乡土树种变异，变得好看而有用，比如，让槐树变得粗壮挺直，提高出材率。

阿华跟我一样，出生在农村，对乡土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，他说，希望通过改良树种，保留住乡土树，“激发人们去种传统树种，让乡土树留住乡愁。”

我无法评价阿华的做法，尤其听到他说的杂交变异，也无权指责村长和山头承包人。

“丑树”不受待见，归根到底是人们的心态以及审美观在起作用。从保持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来看，树并无“好”与“坏”之分，从观赏角度来看，也没有“美”与“丑”之分。

“丑树”和乡土树种，不能也不应该离开乡村，那是少年时的味道，是故乡的味道，是指引游子回乡的心灵路标。我还想着，在某个春天里回去，吃吃儿时的槐花饼和椿芽炒鸡蛋呢。

我心飞扬（青铜作品） □何健君

音乐的魅力（外一则）

□夏殷棕 编译

弗里茨·克莱斯勒（1875－1962），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家，一生写了许多音乐作品，开了许多场音乐会，赚了很多钱，他都把这些钱慷慨地捐给了更需要的人。所以，有一次他看到一把精致的小提琴，一问价钱，却买不起。

等他筹够了钱，找到了卖主，那把琴早已出售，是一位收藏家买走的。克莱斯勒费了好大的周折才找到那位收藏家，收藏家知道了他的来意后，坚决拒绝出售他的藏品。克莱斯勒大失所望，临走时，试探地向收藏家提出一个请求：

“您能让我拉一次吗？在它永远归寂之前能让它再一次发出点声响。”

收藏家听他这么一说，也就同意了。

动人的乐曲充满了整个房间，收藏家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之中。一曲终了，收藏家慌忙说：“我无权收藏这把琴，这琴应该归你，克莱斯勒先生，带上它，走遍世界，让更多的人听到美妙的音乐。”

计价器，多快！

一日本游客在新德里拦下一辆出租车，要去甘地机场。

路上，一辆车从后面呼啸超过，日本游客说：“瞧！丰田，日本制造，多快！”

没过多久，另一辆车从后面呼啸超过，日本游客说：“瞧！尼桑，日本制造，多快！”

又一辆车从后面呼啸超过，日本游客说：“瞧！三菱，日本制造，多快！”

出租车司机是个地道的印度人，听了很是不爽。当他们拐入机场时，又一辆车超过了他们，日本游客说：“瞧！本田，日本制造，多快！”

出租车司机停下车，指着计价器，说：“500卢比。”

“500卢比？这么短的路！你抢钱啊？”

出租车司机笑着回答：“计价器，印度制造，多快！”

点滴录

□王国华

身体有恙，轻者恹恹，重者心态变化。我亲见爷爷临终前一个月的状态，身体彻底衰败了，那么理智平和的一个人，在别人眼里也不可理喻了。每个人终会有这一天，因身体之故和自己斗。

某次征文评审，定最后一个三等奖人选，几篇都差不多。本拟给一个熟脸的作者，有人提出，此人水平怎样且不说，但自视甚高，给一个三等奖，非但不领情，还会骂评委，不如给新面孔。皆称善。事后新秀蒸蒸日上，常常提起那个三等奖对自己的激励。

高中的时候，三九天在寝室门口读一篇非著名作家的文章，当时眼泪汪汪，流出稀鼻涕。至今想不起是感动的，还是冻的。

当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“这都是为了你好”时，一般情况下，另一个人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感受不到“好”。

这几年添了俩毛病，一个是喜欢戴手链，一个是喜欢走路时拿着手机听戏。一琢磨，这跟那些在海边挥舞纱巾翘着大腿拍集体照的大妈好像也没啥区别。以后我还怎么好意思笑话她们呢？